

(一)

草堂朝圣
品不尽的文化幽思

一扇不大的门面，几根朱漆略略褪色的柱子，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大名鼎鼎的杜甫草堂，正门是如此的“不起眼”。看惯了名胜古迹或原本、或修缮出的恢弘壮丽，草堂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一个词：朴实无华。

迈上低矮的两级台阶，抬眼望去，“草堂”的行楷二字匾额下，是一副用工整隶书写就的门联：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。”

也对，草堂，本就是杜甫这两句诗写的普通寓所。这种朴实，或许才更符合诗圣一生的潦倒颠沛。这种“低调”，或许也能显示出这座城市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：尊重，保护，不过度。



对于喜爱中国古典文化的记者来说，草堂之旅无异于一场“朝圣”。走在草堂的石板路上，游人擦身于茂林修竹间，大家似乎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，压低了声音，只是静静观看与聆听，默默向伟大的诗人致以敬意。

这种敬意，在草堂中轴线的40多副对联里，比比皆是。

比如，朱德元帅题写的短对“草堂留后世，诗圣著千秋”，精练地写出杜甫与草堂的地位；另一位开国元帅叶剑英，则在“杜陵落笔伤豺虎，爱国孤踪薄斗牛”的对联里，致敬杜甫诗中那种“新竹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”的爱憎分明的态度。

清人严岳莲则如此撰联道：“歌吟成史乘，忠君爱国每饭不忘，诗卷遂为唐变雅；仕隐好溪山，迁客骚人多聚于此，草堂应作鲁灵光。”这副题于草堂“柴门”两旁的对联，生动道出成都草堂在中国文人心中的“圣地”地位——即使茅屋破旧、草堂逼仄，但因着杜甫的“诗史”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却像是那座历经战火而独存的著名宫殿“鲁灵光殿”一样光彩照人。

没错，全国的杜甫草堂有几座，但是能在世人心中独占其位的，非成都这座莫属。

穿过柴门继续向前，清晨湿润的空气里，鸟儿的清鸣不绝于耳。当看见鹤发的老人、带着孩子的父母与朝气蓬勃的学生都围在一副对联前仔细端详时，我们心里明白，那一定是顾复初的对联。

这位从苏州辗转来到成都一住数十年的清朝士人，因为在成都留下的对联而闻名后世。古人讲“借古人酒杯，浇胸中块垒”，来到草堂瞻仰前贤的他，因着相似的经历，写出了草堂最著名的一副对联：

“异代不同时，问如此江山，龙蟠虎卧几诗客；

先生亦流寓，有长留天地，月白风清一草堂。”

触景生情。虽然时代不同、境遇各异，虽然同为“诗客”，虽然同样是远离家乡、“流寓”于成都，但诗圣却留下了长留天地不朽诗篇，留下风清月白的千古草堂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
长留天地，月白风清。寥寥八字，草堂精神尽出，杜甫匡世济民的境界和牵挂苍生的悲悯情怀尽出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如果说草堂先因着杜甫而筑上了无尽的光环，那么这些对联，又无疑为草堂添上了无穷意味。这种意味，和草堂里那条被挺拔的竹林环抱的红墙窄道一起，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。

成都人对对联挂到了街头巷尾。从武侯祠出来东行不远，就是著名的小吃街“锦里”。修缮一新之后，这里每天都飘出各色小吃的味道，无论是麻辣鲜香还是甜美软滑，都让游人步履缓慢。在拥挤的人潮里，记者被一副挂在客栈外的对联深深吸引：“浮生若寄谁非梦，随处能安即是家。”

是啊，在步履匆忙、“压力山大”的现代生活面前，谁都不免生出庄子“浮生若梦”的感觉。但在这样一座城市里，能随遇而安，不就是找到了“家”的感觉吗？说到底，家就是那个让人“安心”的地方。

“浮生若寄”联给记者带来的暂时“缥缈”感还未散去，锦里那座数米高的古戏台又扑面而来。虽然没有赶上一饱三国剧的眼福，但是戏台旁的对联却殊为有趣：

跟着 楹联 读懂人文成都

本报记者 申孟哲 刘少华

即使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，要找出一个像成都这样楹联众多、名联众多的城市，也不是件易事。而要像本报记者一样，在一周的时间内“走遍成都”，阅遍那些遍布风景名胜、山门庙宇、名人故里、历史遗迹，甚至是里间街巷、民居铺面的门旁悬挂的楹联，更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为何对成都的楹联如此“情有独钟”？那是因为，成都所有的历史风流、文化蕴藉，甚至是市井生活的情致与意味，几乎都能浓缩在对联这一上下相对、长短相同的古老形式里。

读懂成都的楹联，就是读懂成都。



(三) 登临怀古 体味成都的独有“孤绝”

若问全国有哪一副对联，历经两个甲子，依然“孤绝”无匹、只有上联没有下联，恐怕很少人会立即说出答案。但在成都，就有这么一副，确切地说是“一条”：

“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”。

从1889年悬挂至今，125年已经过去。在成都的文化地标望江楼，该联的作者登高远眺，触景生情之时、挥毫泼墨之后，写出才情横溢的上联，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下联了。

意思之直白，画面感之强烈，直教人想起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唐诗传统。或许是因为上联太过精彩与孤绝，到现在，该联的作者是谁，也一直没有定论。2009年，成都面向全球公开征集这副孤联的下句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完全匹配其字句、格调与境界的下联。这副孤联，就像是一声喟叹，一首琴曲，在锦江的曲折环绕里，留下了无穷的回响。

夏日的望江楼公园里，有人划着慢船，有人品着细茗。据说都是为了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建的八角阁楼，就像是成都一样“偏安一隅”，也像是成都一样无尽芳华。

走马观花的游客，恐怕来不及到望江楼品味一

番。这种“错过”实在可惜，因为他们错过的还有一副名联：

“引袖拂寒星，古意苍茫，看四壁云山，青来剑外；停琴伫凉月，予怀浩渺，送一篙春水，绿到江南。”

说起四川的楹联，您对哪一副印象最深？”记者对面坐着的老者，是四川省楹联协会副主席冯修齐。

“四川的楹联精彩的太多，我只能挑出几副。除了攻心联和草堂顾复初的对联，我印象最深的，恐怕就要数望江楼这副。”冯修齐说。

“引袖摘星”联的作者，正是写就“月白风清一草堂”的顾复初。

中国有登高怀古的传统。这副联里，诗人“引袖拂寒星，古意苍茫”、“停琴伫凉月，予怀浩渺”，姿态高绝豪迈、胸怀千古，把人带入那个月色清亮、星辰闪烁的夜晚，可以想见诗人挥墨弹琴，观月怀古的神情；但同时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，又同时有无限乡愁在心间——“四壁云山，青来剑外”，无限的美景与悠长的神思，还是让人止不住想起家乡，真希望在锦江里“送一篙春水，绿到江南”。实景虚景，古情乡情，全都融在江水里。

在许多眼里，成都因美景、因美食、因美人而让人流连。但在记者眼里，成都也因着这些对联与文化，让人“来了就不想走”。

(四) 穿行市井 把玩楹联里的成都生活

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只是现身说法，漫云其间是假；胡为将，胡为相，若要当场出色，还须做到认真。”

“兴观群怨”，本来是描述《诗经》之言，此处却与戏剧勾连；舞台将相虽是“假”，但却让人从中品味道理；而演员要做到“当场出色”，就得“认真”——你看，不仅有“戏剧真实”的高深道理，还有戏曲演员对“自我修养”的认真要求。

成都市井楹联，多多少少带着一“玩”的意味，却又玩得精彩，玩得有趣，像是成都市民每天的生活一般。

拿饭店来说吧，同样是吃饭的地方，小店门口可以是



鹤鸣茶社

“韩包子无人不喜；非一般馆美汤鲜，知他怎做？成都味有此方全；直觉得香回口畅，赚我频来”的对联，调皮活泼；大酒楼就可以是“楼可集群贤，枕上黄粱容客睡；桥能通万里，江中白波为谁忙”，内藏二典故，文辞典雅。

再比方，同样是茶舍，对联可以洒脱如“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饮杯茶去，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拿壶酒来”，也可以意蕴悠长，像鹤鸣茶社的“观今宜鉴古，忆江山变易，辛亥三秋已丑冬；品茗可清心，翰草木繁荣，菊梨百态棠微色”一般。

在四川省楹联协会会长钱来忠看来，成都乃至四川的楹联如此丰富，与这里的生活条件好、文人名士多、文化底蕴丰富有很大关系。

而据学者考证，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春联，就出自成都——公元965年春节前夕，后蜀皇帝孟昶要求群臣在“桃符板”上题写对句，但看过后均不满意，于是亲自提笔写就“新年纳余庆；佳节号长春”一联。自此，春联撒播海内，延绵至今。而司马相如、扬雄、杜甫直至今人巴金、李劫人、艾芜等文人墨客，更是给成都、给四川留下了无尽的文化底蕴。

中国文化，最讲究“含蓄蕴藉”，最讲究“言有尽而

(二)

凭吊武侯
道不完的历史厚重

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三顾频频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

一首《蜀相》，将武侯祠与杜甫草堂这两座成都最有名历史遗迹连在一起。

夏日的武侯祠，“金镶玉”竹早已探出了围墙。门口两尊石狮，在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下磨平了棱角，摸上去手感粗糙。四方对称的格局，是明代重修的建筑风格；红廊青瓦，消去了金戈铁马的号角，留下的是庄严肃穆。

和草堂一样，武侯祠也有一条中轴线。沿着这条线走下去，记者首先来到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。近人刘咸荣的一副联高悬廊下：

“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，百代存亡争正统；

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，一堂上下共千秋。”

短短42字，写出刘备的一生。但让记者深思的，却是祠堂后面刘备墓前的一副对联：

“一抔土，尚巍然，问他铜雀荒台，何处寻漳河疑冢？三足鼎，今安在？剩此石麟古道，令人想汉代官仪。”

多少英雄人物，最终一抔黄土。上联讽刺曹操，曾经显赫一时的铜雀台终究荒颓，漳河边七十二疑冢更是无处找寻；下联赞美刘备，三分天下虽已成云烟，但这里的石麒麟、古墓道，还是会让人想起汉代正统的官制礼仪，这才是中国古代士人更看重的“礼”、“义”与“道”——这都代表着“正统”。

穿过昭烈庙，站在台阶上向下望，你一定会被堂门所震撼——几道廊柱，两旁石墙，密密麻麻悬挂的全是对联——千年以来，多少人用这种方式致敬过诸葛丞相？

“三顾频频天下计，一番晤对古今情”，不仅化用杜甫诗句，也点出三顾茅庐和隆中对两件著名事迹；“志见出师表，好为梁父吟”，说的是诸葛亮篇《出师表》，以及诸葛“好为梁父吟”的爱好；“成大事以小心，一生谨慎；仰宗臣之遗像，万古清高”，上联化用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的名联，暗合《三国志》中对诸葛亮“谨慎”的评价，下联则用“万古清高”致敬丞相。

像这样的对联，武侯祠中比比皆是。但是，没有任何一副对联的知名度，比得上武侯祠主堂门口悬挂的这副“攻心联”：

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

这副对联，是时任四川盐茶使的赵藩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所撰。上联精确点出诸葛亮治蜀及用兵的精髓——“攻心”，典型的案例当然是著名的“七擒七纵”，从此使孟获等西南少数民族心服，更是符合《孙子兵法》中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”的至理；

下联则指出，在治理四川的时候，首先需要“审势”；如果不审时度势，那么无论政令宽严，都会出问题。

据说，1958年毛泽东参观武侯祠时，曾在此联前驻足沉思良久，反复玩味联语的微言大义，并把这副联送给主政四川的官员；之后来到这里的邓小平，也称赞赵藩的联写得很好。

见微知著，见今怀古，见贤思齐。徘徊在祠堂里，玩味每一副对联里的故事与兴味，夏天的燥热全都不见了，一股清凉沁人心脾。

意无穷”。

唐词如此，宋词如此，戏曲小说亦如此。而在成都的某些或长或短的对联，成都，这座“成都·都成的城市”，又增添了无尽的别样魅力。



锦里古戏台